



戎马生涯

老红军回忆录

★ 黄晨湘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戎马生涯

——老红军回忆录

★ 黄晨湘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戎马生涯——老红军回忆录/黄晨湘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220-07416-5

I. 戎… II. 黄…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4511 号

RONGMA SHENGYA

戎马生涯

——老红军回忆录

黄晨湘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陈小梅
解建华
杨 潮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0mm×208mm
4. 375
6
150 千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7416-5
10. 8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戎马生涯

——老红军回忆录



▲ 50年金婚纪念



◀ 1944年8月于瓦窑堡(右),
在抗大8期3大队学习



▲ 1944年于陕北



▲ 1956年受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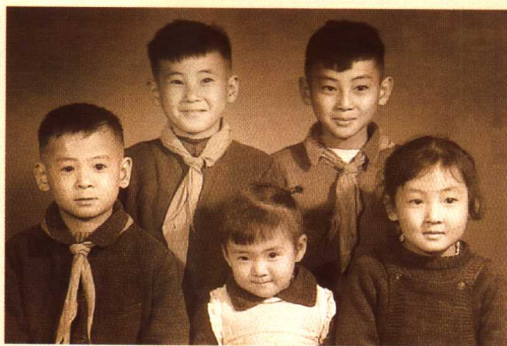


▲ 老伴抗美援朝回国
留念



▶ 1961年摄于709厂整风运动结束时

整风工作组合影 一九六一年六月廿二日



◀ 我的5个孩子



▲ 老伴70岁生日，与老伴的姐妹们玩“老鹰捉小鸡”



▶ 全家福



前排右为老伴，后排（从左到右）：三儿子黄忠、二儿子黄明、大儿子黄雁、小女儿黄薇、四女儿黄莉



和孙子、孙女在一起。后排从左到右：王济雯、黄喆、黄磊、荣宸、黄妍

戎马生涯

★ 老红军回忆录 ★



这部回忆录记叙了一位老红军戎马倥偬的岁月。翔实地再现了一个贫苦农家的小孩——13岁的放牛娃，川北革命老根据地乡苏维埃儿童团团长，参加工农红军的动人画面；记载了他随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三过雪山草地，历经艰难险阻、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展现了他从祖国西南出发，行军远至东北中朝边境，再辗转入关，回师华北，逐鹿中原的英雄壮举。他曾在延安学习，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最后参加解放重庆的战斗。这是“普通一兵”在党的培养下，在革命军队的熔炉中锻炼成长的史实。

回忆录的故事情节真实感人，记叙的生活、工作、战斗场面具体生动，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行文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有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全书从头至尾没有穿靴戴帽的政治术语，没有大话、空话、废话；更没有道貌岸然、板起面孔说教的陈词滥调。从文中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党八股或洋八股气息。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其文毫不隐讳，敢于揭露红四方面军个别领导人如张国焘的蛮横专制、军阀作风，暴露所谓肃清“AB团”、“改组派”对革命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滥杀无辜的残暴罪行。读后不禁联想到形形色色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极左思潮，其危害之惨烈，遗祸之深远，令人发指。

这部亲历亲见的回忆录，不仅可读可信，而且还可作为一部启示录，使有识之士读后有所感悟，它更可以给广大的青少年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目 录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

烽火岁月 (1)

一、红小鬼 (1)

二、参加长征 (5)

三、童年 (16)

四、三过雪山草地 (19)

五、去盐池定边途中 (38)

六、西安事变前后 (41)

抗日战争时期 (43)

一、进军太行山 (43)

二、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 (50)

三、抗击日寇 (68)

四、“抗大”生活 (70)

解放东北的日日夜夜 (81)

一、东满独立一师出征 (82)

二、牵制敌人 (85)

三、攻克开原 (87)

四、夏季攻势 (88)



戎马生涯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

目 录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

五、冬季攻势	(92)
六、真假农会	(94)
七、保护战斗英雄	(96)
八、黑山大虎山阻击战	(97)
挺进平津线	(101)
围困逼和北平守军	(108)
逐鹿中原	(112)
追击宋希濂部	(116)
进军长沙	(122)
奔袭重庆	(125)
回师湘西	(128)
进山剿匪	(132)

烽火岁月

一、红小鬼

1933年初，川北鸡山梁战斗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进入紫烟寺、鸾凤楼和阆中文昌宫等地，在王渡、清泉、老观场和回龙场相继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家也分到了田地。原来租赵二爷的房子连同家具也分给了我。爸爸在分得的土地上种庄稼，还经乡苏维埃同意，把伯父请来共同经营饭馆、茶馆，生活虽然较贫苦，但父亲、伯父和我3个人的温饱基本能够维持。

在此期间，我被乡苏维埃指定为回龙场儿童团团长。领导我们乡儿童团的是一位姓陈的小伙子，他是乡苏维埃委员。这位陈同志发给儿童团一些木制武器，有大刀、枪、矛子、红缨枪等。儿童团用这些木制武器操练。我们儿童团除了学习、操练外，每日里都站岗放哨，重点活动在回龙场渡口两岸，盘查过渡的人。有时渡船因故停开，我们使用打谷子的



戎马生涯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

拌桶两个并连起来，用绳子、竹篾条捆绑在一起作渡船。儿童团员们四五个人一起划着这种并连拌桶活跃在渡口，个个精神抖擞。要是探子、奸细想闯过渡口，必然心惊胆战。

一天，爸爸对我说：孩子，你去参加红军吧，爸爸活了好几十岁，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你参加红军去打土豪、反动派，把他们打跑了，分给我们的房子和土地就永远是我们的了。听说让我去参加红军，真巴不得早去。乡苏维埃知道了我父亲的意愿十分支持。

1933年8月，我准备去县苏维埃报名参加红军，爸爸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还叮咛我说：你记住，你是属狗的，今年五月才满了12岁。记得那天闽苍苏维埃在老观场召开大会，我们回龙场去了几十个人参加大会。老百姓给红军送去好多慰问品。我们准备去参加红军和参加大会的，以及去给红军送慰问品的都一块走。尤其那些送慰问品的，有的挑着活鸡活鸭，背着活鹅，有的牵着羊子，有的用滑竿抬着肥猪，猪皮刮得白白净净的，猪的前腿伸直向前，后腿伸直向后，趴在滑竿上，猪背上贴着大红纸条，上面写着“拥护工农红军”。人们抬起滑竿一闪一闪的，猪背上的红纸条一飘一飘的，大伙儿一路上高高兴兴，热热闹闹，锣鼓喧天。到老观场参加大会的人很多，会场十分热闹。会后，准备参加红军的人留了下来，晚上就在老观场睡觉。我们留下的人都报名参加了红军。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爸爸。26年之后，1959年8月我回乡探亲时，到处打听，连埋葬他老人家的地方都没有打听到。只听那时同爸爸一起开过茶馆、饭馆的伯父讲：1935年红军撤离闽苍地带，国民党军队、地主老财还乡团回来，进行反攻倒算，把我父亲抓起来，捆绑吊

打，限他一周内将我从红军中找回来，否则，就要处死他。一天，反动民团将我父亲捆绑到刚刚杀了共产党员和拥共积极分子的“万人坑”边，用刀背猛击父亲背部，我父亲一个踉跄跌入“万人坑”中。反动民团分子恶狠狠地说，你快去找儿子，如不尽快把你那红崽子找回来，葬身“万人坑”就是你的下场。我父亲当晚逃回阆中老家，一病不起，没好久就死了。

我参加红军后，编到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处学兵连当战士。学兵连驻在恩阳河，有一百多人，全是男孩，最大的16岁，一般都是十四五岁。我是最小的，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还有两个。我们学兵连的小战士每人发了一套灰色军装，一个篾编斗笠，斗笠外面漆了土漆，上面画了个大红五星。每人还发了一支小马枪、两排子弹（共10发），一个皮子弹带，一把马刀，一双皮底皮鞋，武装起来可神气啦。

我们每天操练，学习劈刀、打拳、刺枪。饭后学唱革命歌曲，还学习编织草鞋，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活泼。

学兵连的战士全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绝大部分是文盲。参军前，我在地主牛德明家当过放牛娃，还当过一年多陪读生，能认几个字。后来，我居然当上了学习副班长，负责教全班认字。行军时，把指导员教过的字写在纸上，贴在我的背包上（有时用四根树枝别在背包上），让本班战士边行军边学习。

学兵连在恩阳河驻的时间较长，度过了春节。

1935年三十军在长征刚开始时，我们学兵连配合交通队剿匪。主要是在白天放哨，真正的尖兵任务或打仗还是交通队战士担任。记得部队在青川某个集镇上扎营，在离集镇不



戎马生涯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

远的山头上，修了一个碉堡，碉堡里面驻着一个排的学兵连战士。那时我是这个排里的副班长。在离碉堡向前方延伸三五百米远的山脊梁上修了一个蛋形工事，工事里能容下几十个人。一天轮到我在蛋形工事里值班站岗，我站着站着不知怎的就睡着了。连长来查岗时，悄悄把我的枪拿走了，我也不知道。等另外派来的哨兵把我叫醒，问我枪哪儿去了时，我吓傻了，懵懵懂懂地以为枪是被敌人偷走了。我想这一下可完了，耷拉着脑袋回到碉堡里，经排长谈话，才知道是连长拿走了枪支。排长批评我说：“你这个样子站岗不行啦，如果今天是敌人摸上来了，你的脑袋已不长在你的脖子上了。”从那以后，我每次白天黑夜站岗放哨，眼睛都是瞪得圆圆的。

1934年，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已发展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记得大概是1934年秋天，三十军军参谋处和我们学兵连驻防在巴中县恩阳河，一次在恩阳河文庙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被审判的对象是红三十军后勤部招待所的一位管理员，他年龄大约有二十七八岁，湖北人，长的膀大腰圆，十分魁梧。大会一开始就把他五花大绑押到队伍前面站着，宣布他是“AB团”改良派，他的全部罪证仅是把一根铺盖针放在饭里，硬说他是搞破坏活动。罪证宣布完了，台上的官大声问大家：“该不该杀？”有人说：该杀。于是，立即将他推到操场边上强迫他跪下，从背后使劲一刀就砍下了他的脑袋。他在被杀之前，操着浓厚的湖北口音说：我死了不要紧，我家还有一个老娘，望组织上给予照看。那时我年仅13岁。不明白是非，当这位同志被砍头后，我还离开队列，走去好奇地看。他身子蜷缩着倒在血泊里，真是惨不忍睹。现在想起来这位同志死得真冤啊，但愿他的老母亲真正得到了地方组

织的关怀与照顾。

在1934年到1935年期间，红四方面军内部杀“AB团”改良派的情况经常发生。长征途中，我在天全负伤住院治疗期间，听一位在老观场与我同一天参加红军的同志讲：一天他们部队集合好后，叫戴眼镜的和留分头的都站出来，结果凡是戴眼镜的、留分头的，也就是当时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通通被诬陷为“AB团”改良派，带出去杀掉或清洗了。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红四方面军。

二、参加长征

1935年春，我们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开始了长征。我们军参谋处带了一个通司（藏语翻译），红三十军参谋处率领供给部、卫生部、特务连、学兵连和两个司号连约有七八百人，从龙山出发经老观场、回龙场到了苍溪和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乘小船强渡嘉陵江，一直向江油方向前进，浩浩荡荡，走走停停，到北川地区，再向北到平武。沿途有的地方种的花椒、茶叶，老百姓的住房是石板房，土地贫瘠，在石头缝中种庄稼。山道险峻坡陡壁立。有一天晚上在平武县城，听说有国民党军一个团要进城，我们就连夜向西南方向撤走，一直走了十几天到了茂县，这时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与一方面军会师了。红四方面军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中央直属纵队和我们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



戎 马 生 涯

★
老
红
军
回
忆
录

余下的为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叶剑英担任参谋长。左路军总指挥由朱德兼，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担任参谋长。记得我们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在懋功前前后后休息了半个多月。

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翻雪山过草地。在离开懋功的途中，战士个个一心一意北上抗日。因学兵连战士一般年龄才十六七岁，我们三个小的才十四五岁，领导不大放心，把学兵连解散，分配到各师下属团营里当马夫、传令兵、勤务兵、通讯员等等，我被分到三十军参谋处交通特务连连部当勤务兵，结束了学兵连的生活。

这次行军是和中央红军走在一起，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途经刷经寺，过雪山，过黑水、芦花，北上毛儿盖，历尽千辛万苦。部队刚到毛儿盖时，当地民众在反动派的哄骗胁迫下都跑光了。牧民住的牛屎棚里冷冷清清。在草地里走了七八天，几乎每天都是大雨倾盆，又从不见人烟。天黑时部队总是选一片稍高的坡坡、树丛多些的地方宿营，人们尽量在土包上坐或躺下。尽管如此，因为大雨不停，大家仍然整日整夜泡在水里。我们特务连和参谋处同行，我又是特务连的勤务员，所以总能沾到一些光。每次宿营后，参谋处那通司，就会从裤带上取下一块皮子，那块皮子上粘有火石，通司用火石打火，点着火后就会有很多人相继来取火。那时每个班都有几个瓷盆，就用这些瓷盆盛水，用石块土块架起来当灶，把水烧开后倒些青稞炒面，放些采集到的野菜、野蒜苗等煮煮，再加上一点盐。经过一天的疲劳饥饿之后，能喝到些热菜糊糊，虽不能放量吃，但还是挺舒服的。吃过饭后，就用刚才当过锅的这些盆子烧热水，大家轮流在盆子

里烫脚。

在草地睡觉可是个大问题，因为整个草地到处都是沼泽，部队宿营都是选择地势稍高，有些灌木树丛的地方。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只能靠着灌木，互相偎依着坐着睡。我年纪小瞌睡多，开始坐着靠着，但不知不觉便倒进了泥水里，一觉醒来，又要出发了。每次醒来那泡在泥水中的半个身子都麻木了，过好大一阵才能恢复知觉。有时靠近火堆取暖但越睡越冷，不知不觉向火堆靠拢，有时被烫得“哎哟”一声，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过草地的第三天，一个战士牵着的马陷进了沼泽。这个战士想帮助马挣扎出泥潭。他抓紧马缰绳用力拉，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但无济于事，连自己也陷了下去。眼看着他很快沉入泥潭，从大腿陷到腹部、胸部，离他较近的战友们连忙向他侧过身去，准备拉他，通司连忙大声阻止，领导不得不下了一道违心的命令，叫大家“站住”，这时淤泥已淹没了这个战士的头顶。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战士痛苦地被沼泽全部淹没。直等到这可诅咒的沼泽连泡都不冒了，人们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更加小心地探着路向前走去。

就这样一共走了七八天，我们终于又看见了“牛屎棚”。一看见“牛屎棚”，有人大声喊起来，看到这些极其简陋的建筑，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像眼前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用柳条编织起来的、用牛屎、泥土糊起来的小棚子，而是像建筑特别的宫殿，这些牛屎棚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走到了草地的另一边。我们走出了草地，同志们那个高兴劲儿真没有办法形容。再走十里，便可到上包座。这时有情报说，胡宗南的一个师抢先到达包座，增援了包座守敌，阻击红军北上。